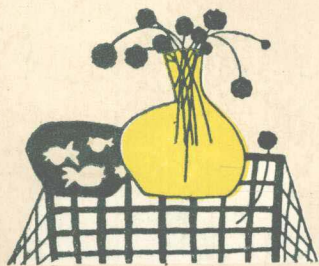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李沙鈴散文選

LISHALINGSANWENXUAN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李 沙 鈴 散 文 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李 沙 铃 散 文 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0千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613-0243-6

I·26 定价：1.80 元

目 录

喜 悦 集

多花的芳土	(1)
设计师的秘密	(9)
白发映竹	(15)
风和日丽	(20)
晨鸡呼唤	(25)
风吹柳叶	(31)
金翅鸟	(36)
想了又想	(41)
面对炎帝壁画	(48)

思念集

一代女英	(52)
复苏	(56)

滴血牡丹.....	(60)
留影.....	(65)
相会.....	(69)
崇高.....	(73)
台湾有个张秀亚.....	(79)

归来集

落霞.....	(84)
又一个童年.....	(93)
在这里也在那里.....	(101)
屋后的小河.....	(106)
母亲住过的地方.....	(110)
塔.....	(118)
露水花.....	(123)

病榻集

损害.....	(127)
割离苦.....	(132)
第一步.....	(137)
子爱.....	(143)
位置.....	(147)
无言.....	(151)
后记.....	(155)

喜悅集

多花的芳土

土地，土地，埋着生机也埋着死气。我常常在鲜花的路径上漫步，追赶彩蝶，摔了跤终不失意，顽固得很！我也常常在荒漠的砂粒中奔驰，象一头寻找饮水的石羊，总也不肯罢休，企望着春的到来——吞没了寂寞，听鸟语声声，闻花香醉醉……

回来了，急促的脚步，落在了坦平的丰硕的展示着多花的芳土上。

这么多的“照片”，“黑白”的，“彩色”的，布满了眼帘，越看越花，真象人们所说的——大有“眼花缭乱”之感了。

不行！

我要定定神。

我得一张一张地仔细地认真地审视。

海扑来了，伴随着雄壮的歌和柔情的曲，
浪涛滚滚——这是什么海？渔海、盐海，油
海？……

啊，这是浩瀚无边的文海——藏着早已逝去了的
年迈人的眼泪和年青人的冤魂；也藏着战士的血，
母亲的情，父辈的汗。混合了，浓重的潮，在涨，
在升，在扩展……

我赤着脚，从海水中拣起了一张“照片”——
模糊了，清晰着，谁？柯仲平！

柯老——诗人——诗的衣着，诗的语言，诗
的形象，诗的气质，诗的身躯。

50年代初叶，尤金博士来西安讲学的时候，
他以诗人的神韵，出场迎送。在火车站，他高声
朗诵——

大雪迎你进西安

太阳送你回苏联

……

掌声，震动克里姆林宫的钟响；情丝，拨动
涅瓦河的水流。

《从延安到北京》，留在我的心中。我爱。

柯老和柯老的战友——戈壁舟，诗人、战士，还有柳青……都走了。

文灵永驻这块布满多花的芳土——他念，你念，我念……

现在，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四人合照”，就在我的面前走动，劳作，创造，绘彩。

踏入家门的头一天，我打问胡采。

“他很健壮，时有新著。”朋友对我说。

我兴奋。

在西安的一次文学作品颁奖会上，我们见了面。

高大的身材和高大的见解，我印象深邃。

他在讲话，象拨弄一把古老的琴瑟，时时奏出折服人的新曲。

“胡老，您好！”我握手问候。

“你还记得我？”

“记得记得。”

“我也记得你，你当时十几岁。脸晒得黑红，跑进西北文协办公室，向我诉说农村送公粮的盛况。你爱写诗。你的诗《村口》，发表在《群众文艺》上。有点诗味。”

“过奖。也笑人。”我说。

他绕过话题，谈时代精神……

过不多日，在《红旗》上，我读到他对“当前文艺创作的思考……”

他年迈了，在彭真同志来西安我们一起合照的那一会儿时间，还在征求我——他该在党校宣传部长学习会上讲些什么？

不止一次，应该说是常常，文联会上、作协会上、文化会上，我总见到他在思考——思考时代，思考文学，思考新人……

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的巨将之一，也是陕西文海中的一株巨树。

我敬重他。

我更骄傲于他在我们的身边。

总也见不到杜鹏程。我急！

春节慰问，毛生铎部长和我分了工，我没摊上去拜杜氏。

我一直在问我们名人的近况。

“很好，撰写新作。”确切的新闻时时传来。

我不愿打扰他，误一分钟也是我的不对，尤其对这样的文将。

在纪念尚小云大师的会上，我看见了他。

他坐得远。我晓得文人的用心。

我发完言，来了点“自由主义”，从前桌走

到他的面前，低声说话。

他那么平和，拉住我的手不放。

“早听说你回来了，也没有去看你。”

我不能接受他的“歉意”，应该说是我的失礼：“未去看您，已使我面带愧色了。”

这不是客套，而是出于远情——《保卫延安》1954年一出版，他曾跑到我们机关去，大家围住他，要他讲创作经验。年青的杜氏拒绝回答，只是打问：“都提出了些什么批评？”

我记得清楚，他和我握了手，而且似有拥抱的动作。

读到《在和平的日子里》时，我已离开了故土，但我记着杜鹏程的名字。

他现在活动少，写作多。

“环境如何？”我问。

“还好。家中很静。不耽误我舞文弄墨。”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拍打。

我犯“自由主义”的时间太长了，该回到个人的座位上去。

他微笑：“后会有期。”

《黑风》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但我并没有见过王汶石。

纪念《延河》创刊30周年那天，我听了他的

发言。

白发苍苍，苍而浓浓。

这白发中，表露着他洁白的魂；这浓密中，显示着他丰硕的果。

我和汶石谈不上旧交，如果允许我是他的忠实读友，那倒可以挂几丝瓜葛。

他的创作态度严肃，由来深远。

“我的发言，可能有人不爱听，但丢了社会主义，也就丢了文学。”

他说完最后一个字，我第一个在主席台上鼓掌。

他对我说：“谢谢！”

我对他说：“应该谢谢您！”

我看到，他在椅子上松动了一下身子，这是愉快和舒适的表情，不用细访，一视便晓了。

一看到李若冰，我就想到《柴达木手记》。我从青海回来，我在那儿呆了31年，我知道《手记》的功能。

李若冰的名字是和开拓文学连在一起的。如果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曾经是苏联开拓文学的明星，那么，《柴达木手记》就是中国开拓文学的路灯。在南八仙，在冷湖，在茫崖，在锡铁山，在大柴旦，在油泉子，在花土沟，李若冰是

很吃香的。132队的一位地质师曾告诉我：“读了《柴达木手记》，我的荣誉感就随风增长，连我的对象，也从北京报名奔向戈壁滩了。”

若冰，我认识作品在前，我认识人品在后。
用不着转弯抹角的介绍，我们已是“一点通”了。

说不完的话。

我顶喜爱他的掘进精神。

“你是长安人，长安需要人。”

我明白他在鼓励，但我更明白他在扬鞭。

我说：“我叫李沙铃，命里注定要在沙漠里跋涉，不跋涉我就失业了。”

他大笑：“我的笔名叫沙驼铃，原来你和我是一家人，都属‘驼家店’的‘劳工’了。……”

我看着“四人合照”，仿佛在望着文海中的四只帆灯，明亮，明亮。即使黑夜超常的黑，亮光总在闪烁。

海在奔流，喧闹地寂静地奔流。

土地的海，海的土地，多花，多浪。

我追赶着浪花，也攀折着荆棘，欣然地走路，痛苦地采撷，到底也不难过。我望见了一片红光，那不是火，那是太阳，热烈的巨大的太阳。

我重复着我来到人世间后母亲问我的第一句

话：“假若妈妈没有了，孩子，你要谁？”我哭着说：“谁都不要，只要妈妈！”

我说着，泪花盈盈。

现在，我说着，依旧泪花盈盈。依旧！依旧！……

设计师的秘密

我有一个小小的企望，总想揭开设计师的秘密，看他在怎样给公民播洒春雨，浇灌花木？

电话来了。

我乘着一辆黑色小轿车，钻入了郁郁葱葱的密林之中。错了。那不是密林，是埋在林中的楼屋。

门推开了。

我走进布满沙发的大厅，——宁静，安适，庄肃。

还不见他来。

等吧。

我拿起一张报纸，读了几段改革的故事。他进来了。

我们握了手。

“很想见你，请人替我向你通了电话。”他说着，内在的热，我能体会出来。可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该来。因为见了我，他就要放下手中正在忙迫的设计。

“一天老是这么紧张，也得罪了不少人。”他把烟递给了我。

我望着他的脸，望着他的情绪，很快产生了一种意念——他是在欢乐与痛苦的设计海洋里游泳……

我认识不少设计师，他们都对我说过——规划一座大楼、一家庭院、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城市，往往需要掉几十根头发。

我开初不大相信，甚至觉得他们在诳人。

时间一年一年地流去，眼前，身后，都站起了一丛一丛的楼群，从飞机上向下鸟瞰，大地变作了童话世界，五彩缤纷，光怪陆离。我这才深晓了设计家的苦辛。当我十多年后和他们重新话旧时，我发现他们各自的头顶，都已光照人目了。为此，我常常难免几分慨叹！

现在，和我谈话的，并不是那些工程师，

而是政治设计师。我敢武断，政治设计师并不是好作的。

我知道，身为政治设计师的他，一没有模式，二没有蓝图，三没有定位仪器，几乎完全靠双足奔走和大脑不疲倦的判断去开辟新的业绩。

在一次大型春节联欢会上，我曾经结识了两位不同工种的设计师。他们品茶，吃点心，谈见闻，也开有趣的玩笑。

“你最近在做什么？”政治设计师问。

“画草图。”工程设计师回答。

“有改进吗？”

“当然有的。不过，改得很少。房屋设计无非还是那一套。我又能改到哪儿去呢！”他说这话时，神情轻松，仿佛掸掉烟灰那么容易。

“你呢？”工程设计师开始反问。

“我在摸鱼，而且在深水里摸鱼。”

“我知道你在形象地回答政治设计工作。对不起！但我想了解，你所指的深水，究竟有多深？”

政治设计师乐了：“朋友，这是用仪器测不出来的，就象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有多重一样，你能用电子计算器算出来吗？”

两个人都敞怀大笑。

我在笑声中陷入了沉思。我特别地多望了政治设计家几眼，回忆使我为他分忧，但更多地使我为他分乐。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政治人物，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

他，用不足五年的时间，使荒土长出了绿草，使平地站起了高楼，使空虚的灵魂之屋铸入了充实的精神食物，使哭丧的面颊绽开了微笑的花瓣。世界活了。人心欢腾了。

他的夫人十分聪颖，但在花言巧语的学业上却得了零分。我向她询问政治设计师的光辉业绩，她竟婉言吐出四个字——“无可奉告”。我有些尴尬，然而气氛却是和谐的，她不厌其烦地向我倒茶，又把剥了皮的水果糖，递到我的手上。我感到忐忑不安。可我也并不感到失望。

地下水是很难听到声音的。我倒幸运，我曾在3000米高的高原上，照样看到了清泉、小溪、默默的河流，还有那绿英英、嫩蓁蓁、水凌凌、翠生生的野菜、野花、野草、野果。蝴蝶飞过的时候，恋恋不舍，若即若离，吻一次，再吻一次……

我常常想，美，是一个奇怪而又十分神秘的品格，你要炫耀它，它却往往使你——入林不见